

許雲樵譯註 增訂本

老子元覽



許雲樵譯註 增訂本

馬家驊



許雲樵譯註
馬來紀年
增訂本

出版者 新加坡青年書局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三六三號
承印者 立信印刷公司
九龍元洲街267號三樓B座

1966年8月港初版 定價叻幣 \$4.00

許雲樵教授單行本著作一覽表

1. 馬來亞史(上冊).....	叻\$ 3.50	青年書局
2. 馬來亞叢談.....	叻\$ 2.00	青年書局
3. 馬來紀年.....	(網版)	南洋商報
4. 馬來紀年(增訂本).....	叻\$ 3.50	青年書局
5. 馬來亞史畧.....	叻\$ 2.40	聯營公司
6. 馬來亞近代史(上下冊).....	叻\$ 3.20	世界書局
7. 馬來亞地理(上下冊).....	叻\$ 3.00	世界書局
8. 北大年史.....	叻\$ 2.00	南洋書局
9. 新加坡風土記校註.....	叻\$ 0.60	南洋書局
10. 佛羅利氏航海記譯註.....	叻\$ 0.80	南洋書局
11. 新加坡工商業全貌.....	叻\$ 3.00	華僑出版社
12. 南洋文獻叙錄長編.....	叻\$ 3.00	東南亞研究所
13. 南洋文獻叙錄續編.....	叻\$ 1.50	東南亞研究所
14. 癆方藥物簡釋.....	叻\$ 1.00	東南亞研究所
15. 印鐵十年記.....	叻\$ 1.00	東南亞研究所
16. 史學通論.....	叻\$ 1.50	青年書局
17. 暹羅王鄭昭傳.....	(網版)	商務印書館
18. 古代南洋史地叢考.....	港\$ 1.50	商務印書館
19. 南洋史(上冊).....	港\$ 5.00	世界書局
20. 安南通史.....	港\$10.00	世界書局
21. 馬來亞研究講座.....	港\$ 5.00	世界書局
22. 南洋歷史年代表(南洋袖珍叢書之一).....	港\$ 1.80	世界書局
23. 三保太監下西洋評註(同上之二).....	港\$ 1.00	世界書局
24. 南洋華語俚俗辭典(同上之三).....	港\$ 2.00	世界書局
25. 黃金半島題本(同上之四).....	港\$ 1.00	世界書局
26. 十五音研究(同上之五).....	港\$ 1.50	世界書局
27. 下西洋雜劇校註(同上之六).....	港\$ 1.50	世界書局
28. 歐非勝覽.....	港\$ 3.00	世界書局
29. 天竺散記.....	港\$ 2.00	世界書局
30. The Postage Stamps of Japanese Occupied Malaya (with 94 full sized illustrations).....	叻\$ 3.00	東南亞研究所

再版增訂序

自一九五四年本書由南洋商報社出版迄今已十餘年了。初出版時，並不吃香，但馬來亞一獨立，新加坡也自治，雙方把馬來話都定爲國語，馬來紀年成爲必修課本，因原文較晦澀，這中文譯本便成爲攻讀原文的橋梁，立刻大受青睞。可是，出版處書已售罄，各書店東諸高閣已久的存貨，都被一掃而空，甚至路邊小書攤上的舊書，也爲人搜羅去，作爲「可居」奇貨出售。

十年來，親友們因搜求不到中譯本而向我索取，自然我也無法應付。因好多出版界的朋友不絕地應邀，我使決意將本書加以增訂再版。初版因印行倉卒，附註太少，且有若干譯名，與我後來刊行的著作，略有出入，於是我便下一翻苦工，將初版詳加校訂，增註五倍以上，附加插圖多幅，再將近年來我對馬來紀年和滿刺加王朝史實考證的講稿和著譯專文四篇，附錄卷末，以供參考。因此，篇幅增加一半以上，都二十四萬言強。又承孟哲兄的盛情，改爲硬面金邊精裝，使本書輝煌富麗，莫與倫比，並附此誌感！

一九六六、四、一九、許雪姬初校畢，識於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

萊佛士爵士原序

竊以本書之問世，於其寫作之環境，譯者之目標，與夫本書所載：其初期之民族現況及行為，應有所疏解。

溯自一八〇五年，萊敦博士足履東方羣島時，彼即憑其熱誠委身於馬來民族，其言行亦以是而迥異。該民族之封建觀念與習俗，亦頗合其獨特而崇高之理想，因即生活於彼等之真實行為與趣味中；而其堅強智慧之腦力，則從事於其語言文學之高深研究，對通俗故事與傳說，亦未敢忽視。彼嘗感悟印度大陸與諸羣島間之信史，僅得上溯至回教之傳入時；惟在馬來野史中，或可得一線曙光，以描繪其初期狀況。此一線曙光，實極微弱，惟無其他光輝，以是見重；且能解釋該民族之制度與習俗，俾其國人能對彼等有深切之瞭解與認識，譯者以是轉譯是書問世，是蓋集馬來傳說之大成者也。是書本擬對若干較有趣味之部份，與回教傳入羣島後，各國之史實，附以註釋，並著錄參考資料；惜萊敦博士不幸早世，以是未臻完善。

輒近世人對此羣島，已予以深切注意，尤以英當局佔領爪哇後，對馬來羣島之自然與資源，以及其居民之職業、行為、與分佈，大抵明瞭，已毋庸贅述。

自歐人初蒞羣島後之史實，以及其商業，似有一提之必要。其廣泛之貿易，彙集於若干自然而利便之市場久矣；萬丹（Bantain）、亞齊（Achau）、滿刺加及望加錫爲著。葡萄牙人之猛勇，已突破各土邦之勢力，而所暴露者，乃承繼者之自私政策。荷蘭人旋即建立其首府於巴達維亞對萬丹市場之轉移其地，未感滿意，彼等蓋欲使之成爲羣島之唯一中心也。設此目的輔以寬大之政策，而巴達維亞之環境無何妨礙，其效果或將改觀，不致使羣島大部淪亡荒涼，或且文化發達，日趨繁榮，以助長荷京之勢力。當吾人注意其貪妄政策之吞噬此廣漠羣島之資源於其狹窄嚴厲之商業壟斷中時，見其一意孤行，強使大多數依賴之舊日市場壘積貿易，趨於無益之孤立，乃悟此毀滅土民之道，亦即毀滅荷人之因也。在別一環境中彼等冀圖過大，及失其應得之利益，而各土邦則被剝奪其商業，放棄其冀圖，墮入無足重輕之淵，然而彼等乃以是發見其時吾商人自馬都拉斯（Madras）及孟加拉（Bengal）航行其海域矣。羣島人士之商業，因此嚴厲政策而毀滅，可指爲萬惡之源，亦得爲吾人現時所嘆息之海盜之源。海居經商之民族，驟奪其一切適當之事業，或其衣食，不淪於冷淡怠惰，即利用其本能於劫掠，冀以恢復其所受之欺詐與剝削。彼等在此廣敗之域，繼續腐化，迨英商人復興其抑止而卓越之才能，始警覺於此饒有興趣之域之新企業與貿易。荷人在東方之頹敗勢力，僅稍作阻撓而已，吾人之交往既增進，遠在佔領爪哇之前，彼等惟有撤退而已，蓋在戰前，英人已執此間貿易之牛耳矣。

吾人思此獨一無二之羣島之廣袤，及其人民之浮誇獨特之行爲，與無窮之寶藏，其接壤之中國與日本，乃世界著名之地，其有定時之季候風，無數良好之港灣，平靜之海面，使貿易趨於非常輕易；至貿易範圍之廣遠，或文化進展之龐大，皆得更開明而自由之政府所保障與鼓勵，許其追求自由無礙之前程。設商業有合理之指導，利益自必更迭；如使一方富饒，自必提高他方之文化水準；爲建立新需要，須開拓享樂之新源，以鼓勵其勤勉與好勝之心。

對馬來人之歧視，業已消逝。馬來各邦內文化較高之民族，亦能接受新習俗思想，毫無阻礙。東方羣島及大陸接壤，居民龐雜，文化遠殊，自粗野不文之哈刺福刺（Harafora），以迄較文明之爪哇人與暹羅人；頑固之歧視消失，進取與自由之精神，迥然不同，較大島嶼之內部，居民幾全從事於農作；惟在沿海，則有武士人（Buginese）之冒險行爲，中國人之勤於投機，已鼓舞激勵諸航海貿易國之本能。各主要河流皆建有行館；至未臻文明諸居民，則披荆斬棘，受雇於原料之收集。土著商人則携之遠赴市集。羣島間之自然需要必須存在，居民如得各從其業，而於廣大之土著貿易中產生經營之交接，且無稅賦之徵。

羣島全部人口中，至少在馬來半島，已吸收印度及歐洲人之製造品，惟其需求則視其入息而定。人爲之阻撓，有時已遏制其入息；其在墾殖土地自立之國，礦藏取用不竭，林產供應無闕者，亦未易限制其入息之伸張。此等人民尚未受同樣之桎梏；彼等乃出自自然手中之屠夫，絕不

拘泥，亦無猶舊之成見，對新影響極易接納，且能適應新瞻範。不論崇奉何項宗教，對其行動均無深刻影響，對新信仰，亦有中庸公允之精神。彼等無階級之歧視，對任何社團一視同仁。祖先崇拜和閭閻觀念，影響尤大，在文化不甚發達諸民族之間，其高度之才能顯而易見。彼等頗適於經商，因彼等已嘗試奢侈之味，傾其入息而沉緬其中矣。在此無虛偽，無偏見之民族，實例於彼顯有極大之影響，其對歐人交往之增進成正比例，而其資源又得自由貿易，於是其需要亦以是建立，既供應其奢侈品，其入爲之生活亦得其所哉；較之其他文化已高，正義衰頹之國家，其固有文化已使其硬化，畛域之深，已歷數世紀，向屈服於專制及教條雙重壓迫之下者，尤易使其迅速進步。當此打擊與重要異點爲之主因時，吾人對東方羣島諸民族進步之期望更得抱樂觀。倘貿易得自由開放，則吾人必須早日制止海盜與走私。約束與壓迫已使其海岸成爲奸盜邪淫之境；但若施以相反之政策，及更開明之宗旨，即能改觀。此等民族之個人獨立精神即其特色，彼等對體面之高度感覺，與合宜之習俗，自襁褓時即已成習慣者，此皆其進步之梯階，較佳之社會秩序得以建立於此基礎之上。

凡此種種，皆萊敦博士於英人佔領爪哇前所抱之主張也，惟此特殊之利益，祇因現存之普遍感覺，未足以鼓舞之。至於英人方面，自與彼等相處後，深悉其行爲：現時不拘其劫掠等等瑕疵如何，惟若千馬來習俗，在英人腦中乃可同情者，且其印象，較之對長久交往之文明印人，乃適

然不同。彼等所保留之若干勇敢，殆發自其成性之剽悍，而其優柔處，則表顯於行爲者語言爲尤甚。僅少數人注意社會禮教。大多數可略見其高度文化之跡象，即在吾人之時代，彼等亦有機會得以接受高等之知識進步也。

一八二一年·湯瑪士·史丹福·萊佛士序。

馬來紀年目次

再版增訂序	一
萊佛士爵士原序	二
譯者導言	一
參考書目舉要	五五
馬來紀年上卷	
引端	五八
一 盧眉王朝世系	六〇
二 三王子降臨舊港的故事	七二
三 聖尼羅鬱多摩的創建獅城	八五
四 吉寧公主獅城和親	八八
五 滿者伯夷的毗多羅傳	九三

馬來紀年下卷

六	力士峇堂奇遇記	九六
七	波帥王傳	一〇二
八	波帥王蒙塵記	一〇八
九	三摩陀羅的蘇丹摩衆阿兒曼蘇兒傳	一一〇
十	信訶補羅的覆亡	一一四
十一	滿刺加王國的締造	一一八
十二	外戚之禍	一二一
十三	暹羅侵略滿刺加	一二九
十四	滿者伯夷公主招親	一五六
十五	中國和滿刺加的親善邦交	一七〇
十六	杭迦斯頭利的故事	一七七
一	望加錫傳	一八五
二	清真教義的論辯	一八七
三	占婆羅閣傳	一九〇

附錄

四	波帥政變記	一九三
五	羅定加郎傳	一九九
六	阿魯國傳	二〇二
七	彭亨王受徵記	二〇七
八	寵臣列傳	二〇九
九	敕選首相和賴婚搶親	二二七
十	蘇丹向素山仙子求婚	二三二
十一	杭那亭買布辱命記	二三五
十二	彭亨王失妃記	二三八
十三	王弟遇刺記	二四七
十四	滿刺加與六坤大泥佛朗機	二五〇
十五	滿刺加淪亡前後	二五八
	馬來紀年的史學評價	二七七
	滿刺加王統攷索	二九二

馬來紀年著作年代攷·····	三一
滿刺加皈依回教攷·····	三二五
明代載籍中的滿刺加·····	三四九
馬來紀年時代形勢圖·····	三九〇

譯者導言

سجاره ملايو (Sejarah Melayu) 英文譯作 Malay Annals 就是「馬來紀年」，但這一個譯名是有語病的，因為巫語 Sejarah 一詞，原意並非「紀年」或「編年」，而是「世系」或「系譜」，源出天方語 Shajarat 或印度語 Shiharah，不過馬來紀年一書名已爲人所習知，不便爲牠另更新譯，雖則書中史事也並不繫年。

以研究馬來紀年著稱的，頗不乏人，英國有萊敦 (John Leyden)，衛金孫 (R. J. Wilkinson)，溫士德 (R. O. Winstedt)，希勒別 (W. G. Shellabear)，白蘭藤 (Blagden)，白德爾 (T. Braddell)，布朗 (C. C. Brown)，荷蘭有史古德 (Spat)，克林葛 (Klinkert)，淮加士 (C. Hooykaas)，范特敦 (Van der Tunk)，范隆客爾 (Dr. S. Van Ronkel)，德國有漢白志 (Paul Hambruch)，法國有茂修 (A. Mersier)，杜勞流 (Dulaurier)，日本有西村朝日太郎，但我們華人很少注意牠。

馬來紀年的著者，據說是柔佛王子羅蘭達蘇 (Raja Bongsu)，又名羅蘭婆婆朗 (Raja Sabrang)，或羅蘭提薩梨 (Raja Di-Hilir)，後爲柔佛蘇丹，主號爲 Sultan Abdullah Ham'mat

Shah，生於一五七一年，歿於一六二三年，在位僅兩年（一六一三至一六一五年）。羅蘭達蘇是個精明強幹的有爲人物，當時他的王朝已被葡萄牙人逐出馬六甲，偏安於柔佛河流已八九十年。他主張聯荷抗葡，但那時亞齊勃起，柔佛又於一六一三年五月七日爲亞齊名王阿藍（Makhota Alam）攻陷首都峇株沙華（Batu Sawar）。蘇丹阿老曾定三世（Sultan Alaud-din III），和他的弟弟達蘇都被俘，王歿於亞齊。亞齊主將妹妹嫁給達蘇，送他返柔佛即位。一六一五年，亞齊人因他聯合荷蘭抵抗亞齊而攻陷首都，他再出走廖內，三年後，遷往龍牙島。一六二三年，亞齊艦隊再攻龍牙，他便逃往大淡比蘭島，那年五月便因憂鬱而死。

據希勒別在他所譯寫成巫語羅馬字的初版（一八九八年刊行）序文裏說，馬來紀年是敦室利蘭能（Tun Sri Lanang）所著。據說敦室利蘭能爲達蘇的首相（Bendahara）是在一六一二年奉命編修的。但溫士德爵士（Sir R. O. Winstedt）根據手抄本考證，斷定成書時期早在一五三五年前後，並且說撰述者是一位滿刺加的廷臣，他有歷史癖，且通爪哇文，阿刺伯文和波斯文，對滿刺加王朝末代的事跡，非常熟悉。那麼敦室利蘭能不過整理編次而已，並非他最先撰述的。（關於著者，我另有考證，詳本書附錄）。

本書原文的版本很多，萊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曾於一八一二年手抄一部藏於倫敦皇家亞洲學會圖書館（萊佛士手稿第十八號），乃歐人最早的手抄本。最早的刊印本是一八

二一年印行的萊敦的英譯本 *Malay Annals*，前有萊佛士爵士的長序。他所根據的原本，和萊佛士所藏的抄本頗有出入，似非同出一源。最早刊行的巫文 (*Jawi*) 原本是一八三一年新嘉坡的教會印刷局 (*Mission Press*) 所印行的，前有序文，大約出於阿伯杜拉蒙師 (*Abdullah Munshi*) 的手筆，後來希勒別在一八九六年，便根據其他各種版本，將這本校訂刊行。希勒別所參考的其他版本，除萊敦的英譯本外，有一八四九年巴黎 *Imprimerie Nationale* 刊印的杜勞略 (*M. Ed. Dulau-lie*) 校註本，有一八七八年巴黎刊印的狄維克 (*N. L. Marcel Devic*) 法文譯本，有一八八四年荷蘭根據教會本刊印的簡本，有麥士威爾 (*W. E. Maxwell*) 的巫文手抄本，書中徵引的大食文，爪哇文大多略去，和阿里 (*Munshi Mahammad Ali*) 的巫文手抄本。希勒別便根據最後這兩個手抄本，將教會本加以補充。希勒別為提倡巫語羅馬字而將他所刊印的馬來紀年，譯寫成羅馬字本，而刊行於一八九八年。不久，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邦頒行新式巫語羅馬字，希勒別再將他的羅馬字本重新改正，刊行於一九〇九年，分上下二冊，被收入馬來文學叢書 (*Malay Literature Series*)。列第九種，由新嘉坡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現改稱 *Malaysian Publishing House*) 印行，為最流行的一種版本，戰後一九四八年改為合訂本印行。

萊敦博士所英譯的原本，似乎就是希勒別最初根據的版本，所以沒有續篇，該續篇大概是希勒別根據另外兩個手抄本而補充的。但萊佛士所藏的抄本，比希勒別的刊本更為詳盡。希勒別的